

小镇纪事

廖琪



花城出版社

楔 子

过了广汕公路第四百块里程碑，转一个九十度的大弯，再向东八里，便是安宁县县城——太平镇。

在潮汕地区各县中，这安宁县的历史是最为年轻的。据县志记载，距今一个多世纪的道光二十一年，这里还是三个县的边陲，由于山高皇帝远，成了盗贼出没的“沉沦”之地。三个县的县令都无法治理这块地方，迫于民众呼声，只好联合上本禀报朝廷，各自划出地盘，另成一县。于是，历史上才开始有了安宁县。顾名思义，安宁县图的是安宁，名字起得好，愿望也不错。然而，在封建社会以至整个民国期间，这里并没有真正安宁过。单是同治九年和民国二十四年两次民间械斗，前者就丧生一千余众，后者也有八百多生灵涂炭。至于那些小宗的破门入室、青天白日凶杀抢劫，大概是多如牛毛，司空见惯，史书上是不屑记载的。而这里的穷，更是出了名的，寥寥一句“十年九荒”的概述，实在不足以道出其严重。一九四三年一场旱灾，县志上曾作了这样的描写：“赤地千里，饿殍遍野，竟有老妇煮食幼婴。”

至于太平镇，原来并非县府之所在，名字也非“太平”。据说——仅仅是据说，当年为了选建县府，新县令带着一位颇有名气的风水先生，走了三七二十一天的山路小径，最后才选定了全县人口最多也最为繁华、距离太平镇四十里的桃花镇。风水先生称桃花镇为“盘底珠”。说穿了，不外指那个地方四面环山，四季常青，是个藏龙卧虎的富庶之地。然而，民间却有这么一说，风水先生是受了桃花镇十几个大户人家一笔十分可观的钱财，才提议将县城设在那里的。“近水楼台先得月”，县府之所在，不论经商耕种，抑或吃喝玩乐，总有许多别处不能比及的好处。只是，自从五星红旗飘扬在安宁县，县城便迁到黄沙墟去了。因为到了解放那年，桃花镇已经成了潮汕地区最大的封建堡垒，镇里的恶霸地主方大山，是个杀害过无数革命志士和劳动大众的十恶不赦的魔王。他的魔爪所及，北至兴梅山乡，南至南海之滨……这么一个被称为“魔窟”的地方，怎么能够成为红色政权的所在地呢？不过，当初选择黄沙墟作为县城，也仅仅是它陆地交通比较方便，广汕公路从墟镇中间穿过。“黄沙墟”这名字毕竟不甚雅观，于是便取“太平盛世”之意，改名“太平”。其时，太平镇有人口三千，除了些许低矮土屋，仅有一条石板路面的称之为“街”的小巷，供各地农民集市贸易。

此一时，彼一时，五十年代的太平镇倒也轰轰烈烈地让人刮目相看过。随着一九五四年县委和县府两座三层办公楼在广汕公路两边相对建成，许多机关宿舍和商店也依次矗立起来，形成了一条名副其实的大街。接着，大跃进那年万人参加开凿的太平河，延伸几十里，接通北边的榕江，不仅解决了全镇的吃水问题，还使安宁县第一回有了直通外地的航

运。难怪，当时时兴的民歌中有这么两句：“玉皇欲知天下事，赶快搬家到太平。”足见当时太平镇人民的欢欣和自豪。可惜的是，由于许多人所尽知的原因，这种建设速度，到了五十年代末期，就象行驶中的汽车倏然发现“此路不通”的路障，戛然停住了。尽管镇里的人口一个劲地猛增，到一九八〇年已达三万余口，但面貌依故。那条曾使镇里人引为骄傲的水泥大街，变得一坑一洼，坎坷不平；街边那些两三层高的建筑物的批荡，也开始剥落。只有刷在各个角落里的各种红红绿绿的标语，虽然大多数字迹已经模糊难辨，却还能够唤起人们对发生在这小镇中的许许多多重大历史事件的依稀记忆。

历史的进程总是这么变幻无穷，有时它简直象是一条平缓的小溪，几乎让人忘记了时间的概念；有时候却象大江里的急流，使人骤然感到一种奇迹般的浩荡之势。人类的天性决定了人们更习惯于波浪式的生活，太长的沉闷或太长的振奋都难为人所接受。可惜的是，自解放以来，我们过的似乎只是一种表面轰轰烈烈、其实平淡无奇的生活，于是，人们等待着，等待着生活能够出现奇迹，能够将他们的心重新激奋起来。终于，自从一九八一年的一天，太平镇东面突然爆发出一阵震耳的持久不息的声响，宣告了由香港泰华实业集团的总裁方莉妮出资一千万港币捐建的东城区的落成，小小的县城便从此鞭炮声不断，进入了另一个历史时期。喜事、新事、奇事不断传来，无时不刻地牵动着太平镇人的神经。人们曾为某个人自建一座小楼而不遗余力地奔走相告，也为某个人做成一大笔生意而议论不已，更为某个人上了报纸、或受到哪一位领导的接见而赞叹不绝。只是，该议论该赞叹的事物越来越

越多，人们的大脑兴奋灶毕竟也有限度，久而久之也就显得麻木了。除非有一次更大的震动，否则，要让太平镇的平民百姓再去喋喋不休地议论或感慨某件事物，几乎是不可能的了。

生活，当然不会使人们失望。

一九八二年十月的一个深夜，太平镇东南面的大南山方向，随着一声响炮的轰鸣，数十串的鞭炮同时炸响。

一门，二门，三门……每声响炮过后，大地似乎都要抖动一下。

噼里啪啦……鞭炮的声浪，足足延续半个钟头。

啊，好大的气派呀！除了那年成立县革委会动用过响炮，太平镇人这还是第二次听到这种象北京欢迎国宾才出现的巨大声响。啊，好壮观的景象！镇东南面的山坡上，火星闪烁，硝烟弥漫；那些横竖有致的缤纷的彩灯，恍若罩在一层乳白色的烟雾中，迷迷蒙蒙地闪现着奇异的光彩；被彩灯勾勒出来的一座茶色玻璃幕墙的六层建筑，居高临下地恍如天上的宫殿。

人们不胜惊讶：那里不是一片荒丘么？好久，人们似乎才记起来：一年前，或许时间更短些，那里曾出现过推土机的轰鸣，出现过打桩机的敲击，出现过密密麻麻的脚手架……

由太平镇镇郊公社新安大队集资建设的温泉宾馆，就这样在一个晚上，奇迹般地出现在人们面前了。

只是，人们都有点想不通：不管是落成仪式或是开业典礼，温泉宾馆的人为何偏偏要选中这人静夜深的晚上呢？这里边，大概有什么奥秘吧？

一大清早，四乡六里的乡民便携儿带女，潮水般地涌向披红结彩的温泉宾馆。

宾馆门前的大喷水池，高级套房里的席梦思床和大红地毯，卫生间里的抽水马桶，安装在各个角落的各种电器设备，都引起那些没见过多少世面的乡民的极大兴趣。那如玉似珠的水柱，是怎样被扬起来的？躺在软得象糯米糕一样的席梦思床上，不怕生软骨症么？一条小小的毡条就值几十元，让那么高级的羊毛地毯铺在地上，不是太铺张了？那腌菜罐似的抽水马桶，小孩子掉下去怎么办？……对这些世代蛰居于穷山村的乡民，这些惊讶是不足为奇的。只是，当他们大饱眼福走出这座“宫殿”时，脸上的神色就没有来时那么欢欣了。

“能在这里住上一晚，这辈子也算没白活了！”

“你住得起？一晚就要几十元！”

“天哪！我在田里拼上十天半月，也凑不够这个数！”

“那些港客华侨和外国人，赚的是没地方花钱！”

“娘的！莫怪有人说，在香港跌个跤，都能扒起钱来！”

.....

转眼到了下午四时，来参观的乡民早已离去，鱼贯而来的则是县里各部门各行业的头面人物。开业典礼，对这些人物自然是颇有吸引力的一桩乐事。

“恭喜恭喜！望以后多支持，多合作！”

“祝贵馆财源广进，集体富裕，个人发财！”

“不错嘛！没有三中全会，农民怎么能穿西装，农村怎么能办宾馆！”

“丁总经理真是眼光独到呀！从穿中山装到穿着西装革履，从大厦的副经理到宾馆的总经理，进步真不小哩！”……

面对这些祝贺、赞扬以至讥讽，丁诗秀都真诚地报以微笑，口上机械地重复着这么几个字眼：“谢谢！”“请多指导！”“劳你大驾了！”开业大吉，谁不图个好兆头！即使是对平日里与自己有私怨的人，此刻也只能表现出十二分的热情。当然，不管是不受注目的个体户，或是难得一见的县长、书记，来宾们真正感到满意的并非他的笑脸和握手的力度，而是随后由服务员递上的喷了高级香水的热毛巾，还有更加实惠的一只印着“开业纪念”的黑色大旅行袋。袋里的商标注明来自深圳特区，价格不少于二十元。第一个印象不错，下面就要看宴会上的菜式了。

客人渐渐到得差不多了，丁诗秀已经热汗涔涔。他不由松开领带，瞥了大厅里的挂钟一眼。已经五点正，六时就要鸣炮开席，怎么还不见洪大大呢？鸣炮开席这个时辰，可是洪大大花钱请桃花镇的“胡半仙”算定的呀！

一条热毛巾递到他的跟前，他接了过来，一边擦去汗

水，一边转过头去。站在他身边的是餐厅部服务员班长、洪大大的女儿洪二珠。他刚想问问她父亲怎么还没有来，但这一望，却勾起他的另一番心思。

刚才，他正精神抖擞地迎接各路神仙，不料身后的一声感叹传进了他的耳里：“装璜设备倒不错，可惜没注意人本身的仪表！”他回头一看，说话的是一位特邀的香港来宾。这无疑就象往滚汤里倒进一瓢冷水，在他兴奋的心里掺进了一丝后悔，一分懊丧。关于宾馆里各级管理人员的仪表问题，他早在一个多月前就注意到了，并且在董事会上提出过。可是，董事长洪大大轻轻一句：“谈什么仪表！我们这是农民的宾馆，就应该保持农民的本色嘛！”他当时和大家相处的时间还不长，为了保持和气，也就没将这件事坚持下来。现在想来，这失误实在是太不应该了。

洪二珠见他轮流望着她和身边四位姐妹，不禁担心地问道：“出什么事了吗？”为了区别不同的职务和身份，宾馆特地为各类管理人员设计了不同的工作服。今天，她和住房部服务员班长小虹都穿着崭新的蛋黄色西装，而其他三位服务员，则穿着富有潮汕特色的布钮蓝色对襟衣。

“你不觉得你们的仪表有什么不同吗？”丁诗秀皱着眉头问。

“不同？”洪二珠跟着望了一眼，费解地摇了摇头。

“你细心看一下脸色和发型。”

洪二珠终于明白了。餐厅部有服务员五十多人，来自不同的地方，有的是从城里的旅店或大厦招聘来的，有的是农村姑娘，有的早在两个月前就送到广州的大宾馆培训过，有的则两天前还在田里劳动。因此，她们在风度仪表上是大有距

离的。眼下这五个人中，她在广州培训过，虽无化妆但烫了发，加上那身适体的衣服，便显得从容大方；那位在韩江大厦工作过、如今担任住房部服务员班长的小虹，则是烫了发也化了妆的，更有一番亭亭玉立、楚楚动人的韵味；而其他三位服务员都刚从农村招聘来，长年的田中劳作使她们的肤色粗糙而又黝黑，发型也很随便，一个留着长长的马尾辫，一个是羊角辫，一个是齐耳发。

“我们这地方，是很难在仪表上强求一致的。”洪二珠若有所思地说。顿了一下，似乎勾起了什么心事，她又开口，“要不是去了广州，我也不会去烫发的。”

“为什么只有去了广州才能烫发呢？你不觉得烫了发不仅精神多了，生活上也方便多了？”丁诗秀见洪二珠有点羞怯地低下头，赶紧放缓口气，“在广州培训时，你应该听说过，在顾客的眼中，服务员的仪表风度往往被看作是宾馆的风貌，甚至代表了服务的标准。你是服务员的领班，顾客的这种消费心理，不仅自己要懂得，而且要使你的班组都懂得。”丁诗秀见洪二珠已经抬起头来，正用水晶一般的眼睛望着他，不由避开她的目光，“好了，明天上午，你和小虹来我办公室，研究一下服务员的仪表风度规格化的培训计划。”

“这……”洪二珠似乎有些为难，“你最好和我父亲打声招呼。”

“可以。”丁诗秀爽快地应道，又瞥了一眼厅里的挂钟。五点过一刻，离鸣炮开席只有四十多分钟了！他掏出单车锁匙，说：“二珠，你快骑上我的单车，回家把你父亲找来。”

“有事？”

“他是董事长，是今晚这场戏的主角，怎么能不在场！”

洪二珠一听，赶紧接过锁匙。这时，一个粗犷的声音在他们身后传来——

“急啥！我这不是来了！”

用“五大三粗、虎背熊腰”来形容洪大大的样子，一点也不过分。即使是丁诗秀这样一米七八、一百四十磅重的小伙子，在他眼前也显得矮小。眼下，从他冒着热气的猪肝色的脸上，看得出他是急忙赶来的，而他那双有些红肿的眼睛，又让人感到他是刚刚睡醒。

“怎么才来？”丁诗秀问道。

“我正要问你呢！你给县公安局送请帖了吗？”

“送了，白局长早就来了。”

“这就好！我还以为没请他们来喝酒，他们想找麻烦哩！”洪大大喘了口气，从二珠的手里拿过毛巾擦了擦脸，捏了捏双眼，才解释道，“昨晚忙了个通宵，可今天一早，公安局的人就把我叫去了。他们说没经批准就放了响炮，扰乱了治安，要罚款。好在我和他们还有点交情，再三赔不是，最后才同意让我交一份检讨书了事。回到家里，我饭也没吃就躺下，谁料一睡就过了时间。这不，我的肚子已饿得叽咕叫了。”洪大大又喘了口气，朝洪二珠喊，“二珠，你今晚代我写份检讨书，明天一早我就得送到公安局。”

丁诗秀被他的话吓出一丝冷汗，这下不由笑了：“这叫报应！昨晚的事，我和方大叔早就叫你别搞了。”

“报应？”洪大大生气了，大巴掌往丁诗秀的肩膀就是一劈，“炒菜和管理宾馆我不如你，可管理农民，你还没入门！这宾馆是用农民的钱建的，你不让他们放心，行么？”

这话不假！昨晚的事虽属荒诞，但实在是不得不做的。

一个月前，他和方耀宗就开始筹备今天的开业典礼，谁料洪大大说，什么形式他都同意，但何月何日何时开业，必须由他决定。原来，早在十个月前宾馆破土动工时，新安村几位长老便悄悄地在这里举行了一次“谢神净土”仪式。眼看宾馆就要开业，洪大大的家门槛更是几乎被前来游说的叔伯婶姆踏矮了三厘，说是不彻底“谢神净土”，拜拜“赵公元帅”，就会惹怒神明，招来鬼魅，断了气脉，绝了财路。还再三指定要请桃花镇上出了名的“胡半仙”，来主持这个仪式。

洪大大是知道“胡半仙”底细的。解放前，“胡半仙”白天里是桃花镇上摆地摊的阴阳先生，夜里却专门在花柳巷里向嫖客卖自配的春药。洪大大当然极不愿意请“胡半仙”来做法事，可几十年农村工作的经验，加上村里人白天黑夜的纠缠，也使他深知众情难却的道理。他在新安大队有着说一不二的群众威信，不就是因为做了大家都高兴的事情！“文化革命”期间，新安村是公社里唯一没有人出去求乞讨饭的大队，就因为他这个大队长瞒天过海、抓了生产、以多报少的缘故。一九七四年割“尾巴”时，他由于少报村里养的二十多条牛，被公社拉去审查了三个月，全村人不仅轮流抚养他的两个女儿——他老婆在六十年代初由于水肿死了——还经常通过关系给他送去二角钱一两的烟丝和四角钱一斤的番薯酒。最后，也还是全村人联名把他保了出来，他仅仅落了个“警告”的处分——这当然早就平反了。他考虑再三，只好把村里几位长老请到家里，说：“宾馆马上就要落成开业，该怎么办，由你们操持去吧。这事，我就当知道了。”采用这种折衷的办法，说明他还有一点政治头脑。否则，一个共产党的大队长竟然去奉神驱鬼，成何体统！就这样，村里几位长老几

次往返，把“胡半仙”从桃花镇请到了南山岗，用罗盘细细地转了几转，确定了昨晚的各项仪式和今天鸣炮开席的时辰。据“胡半仙”说，由于南山岗阴气太盛，采用鞭炮很难达到驱鬼净土，因而长老们决定动用开山造田的炸药，来作为这盛大仪式的响炮……一个星期前的董事会上，当洪大大谈到这件事时，丁诗秀和方耀宗都极力反对。但随着洪大大讲起那些难以言喻的苦衷，倒是方耀宗带头同意了。“难得农民兄弟辛辛苦苦建成这座宾馆，就让他们做主一次吧！信则有，不信则无，让大家都放心，皆大欢喜，这不是好事么！”事后，方耀宗对丁诗秀这样说。可怜的是，昨天晚上，为了避免出事，洪大大带着民兵在宾馆外头巡逻了一夜，早上又让公安局训了一顿，致使他饿着肚子来参加开业典礼，真是劳累之至！

“好了好了，但愿天遂人意，咱宾馆从此财源广进，气盛脉旺，使农民兄弟年底都能分到一份厚厚的红利！”丁诗秀只好附和着说道，“眼下各路现实中的神明都来了，咱们还是赶快到会客厅去吧！”

“你去吧，我到厨房帮手。”

“这……”

“你都知道了，我生来就有三怕：一怕客套应酬，二怕开会，三怕讲话。”

丁诗秀有点无可奈何地笑了：“讲话的事已经由方大叔代劳了，你是董事长，第一号主人，怎么能因为怕就溜开呢？走吧，别怠慢了客人！”说罢，丁诗秀硬是挽住洪大大的臂膀，拉拽着向会客厅走去……

会客厅里，笑语喧哗，烟雾腾腾。人们抽着免费供应的

三五牌香烟，尽情地作着不遗余力的宣泄，偌大的空间已经迷蒙一片。为数不多的几位女同胞，尽管一直用手巾捂住鼻孔和嘴巴，但仍然连连打着喷嚏。更有特色的是那几位穿唐装、趿木屐的新安村长老，穿梭于人群之间，那“笃笃笃笃”的木屐磕地声，不仅有几分滑稽，似乎还给人增添了一点沉重感。

从不远的疗养所专程接来参加开业典礼的高县长，被人就象众星拱月似地包围住了。方耀宗本来很为他的冠心病能否适应今天的活动而担心，但看到他面对人们的问候，谈笑风生，手势有力，一颗心也就放了下来。于是，他重点陪县委办公室副主任、韩江大夏的经理王风明聊天。

“方莉妮小姐今天怎么没有光临呢？”谈了一会，王风明问。

“请帖是发出去了，碰巧她要到日本处理商务。”方耀宗答道。香港泰华实业集团总裁方莉妮是他的妹妹。

“无偿赠建东城区，使县城的住房问题得到了缓和，方小姐这热爱故乡之心，实在令人钦佩。以后，还要请方小姐多回来走走，为县里的建设出谋献策。我们县有丰富的劳力资源和物质资源，有许多领域尚待开发，对此，县里的领导都有与方小姐进一步合作的诚意。”

“这……我想，既然有了良好的开端，莉妮会有进一步的考虑的。”方耀宗显然不想多谈这个问题，话锋一转，说，“不过，我倒想就温泉宾馆的管理和发展，听听王副主任的意见。”

“这个嘛——”王风明斜视着方耀宗，左手的食指悠闲地在沙发的扶手上轻弹着，似乎在选择恰当的词语。

方耀宗笑容可掬地等待着，炯炯有神的眼睛透露出洗耳恭听的真诚。

“那我就不客气了。”王风明挺直身子说，“宾馆的地点选得很不错，很有发展潜力，但对于前景，未可过于乐观。眼下不是提倡竞争么？虽然有你老的支持，但毕竟是农村企业，资金、设备、管理等，都是头痛的问题。真的和国营企业竞争起来，也许就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心有余而力不足？好！说得好！”方耀宗忙不择地击掌点头，他那谦恭的脸上却仿佛多了一层深沉，“不过，我还想请教，王副主任研究过社会经济发展史么？有没有意识到中国农民在今后整个国民经济中的地位？”他瞥了王风明一眼，见他仍是一副不置可否的神色，便接着说下去，“中国是农业国，十亿人有八亿农民，最雄厚的人力资源和物质资源必然在最广大的农村。中国要富强，农民不富起来，谈何容易！我想中央是十分清楚这一点的，所以才制定了让农民先富起来的政策。这种政策的落实，必然使中国经济的大部分资金流散在广大农村，落在广大农民手里。如果广大农民联合起来，将是一股多么强大的经济力量。退一步说，如果农村经济和城市经济的发展基本平衡，或相对地接近，由于农村人口占绝大比例，其财力物力也是不可忽视的。这是一道十分简单的算术题，相信王副主任不会有疑问。”方耀宗见王风明转过脸去向熟人点头打招呼，便顿了顿，转换了话题，“当然，这或许是几年以至十几年后的形势。不过，据我所知，由于这几年世界经济萧条，眼下整个香港就有二百亿游资找不到出路。聪明的商人是绝对不会让钞票藏起来发霉的，总得找个投资赚钱的去处。这是个绝好的机会，只要我们做好

工作，资金的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当然，作为农村企业，科学管理等等技术问题，一时还是难题，希望王副主任今后大力支持！”

这老头子不简单呀！王风明蓦地感到刚才的失态——我怎么一得意起来，就忘了他不仅在政治上经历过风浪，如今是省政协委员、县政协常委，而且经济上有香港的工商巨富作为后盾呢！还有，我不仅是县委办公室副主任，还兼任了韩江大厦的经理职务，“同行生意，无情无义”，他不会不知道这句生意场上的哲语，会不会把我当作了他的竞争对手呢？把自己置于他的对立面，真是愚蠢至极！就象条件反射一样，王风明立即又想起另一件事来。过几天，省地组织部考察组就要到县里来了，这可是决定我的晋升的一次机会呀！机会是水人是舟，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在这个时候多一个对立面，不就丧失了一分机会么？王风明仍然用手指轻弹着沙发扶手，心里却一边玩味着方耀宗的话，一边暗暗地责备自己的唐突。

不过，他很快又绽开笑脸：“方老不愧是眼光独到的行家里手呀！佩服，佩服！今后，宾馆有什么需要大厦和我本人帮助的，尽管开口！”他一眼瞥见了诗秀和洪大大正向这边走来，象是为了解释，更象是为了渲染这种融洽的气氛，故意把声音提高了八度，“你看，我的得力助手、大厦的副经理、二级厨师丁诗秀，还有林虎生等一大批业务骨干，不是都成了贵馆的台柱？！我还真舍不得哩！”

丁诗秀走过来，对方耀宗说：“只剩下三十分钟就开席了。你开始讲话吧！”

“好。”方耀宗朝王风明欠了欠身子，笑着站了起来，对

着闹哄哄的大厅拍了拍巴掌，说，“大家静一静，今天本来应该由洪董事长向诸位致意，可他硬是推给我了……”

就在这时，林虎生慌慌张张地闯了进来。

“诗秀，不好了！水厂把水闸关了。”

方耀宗不由止住话头，和丁诗秀、洪大大一样，木然愣住了。

“怎么回事？”丁诗秀急问。

“我打电话问了，水厂回答说，除了国营厂矿，其它单位用水，都必须先交二千元作为他们的基建投资。”

“娘的！前年要在山上建厂，为了征地都差点向我下跪，今天反过来卡我的脖子了！”洪大大不顾满厅的客人，大声骂道。水厂就在对面的山坡上。

满厅的客人惊讶地交头接耳起来。方耀宗连忙拽了拽洪大大的衣角，对丁诗秀说：“你去处理这件事。钱立即送去，请他们立即放水。对了，把他们的厂长经理也请来吃饭。”

“不用了。这事交给我吧！”谁料王风明拦住丁诗秀，不慌不忙地说。接着，在人们赞赏的目光下，他昂着头大步走出了会客厅。

一桩差点使开业典礼黯然失色的事情，让王风明轻而易举地捞到了一个出风头的机会。他得意地想道：刚才，算是丢掉了一分，眼下，却是大大地捞了一笔！

丁诗秀却不由有些茫然不解。今天的王风明，怎么突然变得这样豪爽了呢？方耀宗则欣然一笑，继续他的讲话——

“大家静一静，我的话最多不超过五分钟……”

二

一只一两装的玻璃杯斟满了五十度的“安宁大曲”，被一只青筋突起的手拿起，倒进肌肉已经明显松弛了的嘴巴。酒杯刚刚放下，那只大手又拿起放在脚边的烧得通红的小炭炉上的小水壶，对准小圆桌上的“三杯满”茶罐，自上而下冲了下去。那只粗糙的大手倏然变得十分灵巧了。先是用盖子抹去泡沫，冲烫茶盅，接着就擎起茶罐，单指按盖，压低罐嘴，依次在三只小盅上快速旋转，循环了三遍来去；而后，又把残存在罐里的余汁，往盅里均匀而又用力地点了几圈。经过这两个连贯的动作，正好罐尽盅盈，三只盅里盛满了金黄色的浓茶。在潮汕功夫茶中，这两个动作叫：“关公巡城，韩信点兵。”是很有讲究的。对于那些深谙此道的老茶客，更格外关注这后一道工序。别看点出来的只是那么一点一滴，但那是茶里最为香醇浓烈的精华，一盅茶里多了一滴或少了一点，味道可就大不一样了。

丁阿六饮酒喝茶都与众不同。一般人习惯把茶酒分开来喝，先酒后茶，有些人喝酒需要佐以一些菜肴，有些人饮茶